

禁宫

Le Mandarin blanc

神父

—— 一个意大利乐师和三个大清皇帝

(法) 雅克·博杜安 著
高 临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文化之旅丛书

禁宫神父

——一个意大利乐师和三个中国皇帝

(法)雅克·博杜安 著

高 临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0-26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

禁宫神父:一个意大利乐师和三个中国皇帝/(法)博杜安
(Baudouin, J.)著:高临译.一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10
ISBN 7-5071-0581-4

I.禁... II.①博...②高... III.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 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220 号

禁宫神父

一个意大利乐师和三个中国皇帝

(法)雅克·博杜安 著

高 临 译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5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581-4

定价:20 元



文化之旅丛书

禁宫神父

责任编辑：乌力斯

封面设计：何永妍





《禁宫艳史》

《禁宫探秘》

《禁宫画像》

《禁宫神父》

《深宫轶事》

《宫廷餐饮》

《梨园情史》



内容提要

十七世纪初(公元 1710 年),意大利音乐家狄奥多里科·佩德里尼经过千难万险,历时六年来到北京,以羽管键琴师的身份留在宫中,因其杰出的音乐才华和制琴技艺,受到大清皇帝康熙的赏识,成为清宫洋官中前所未有的二品大员。但因此也受到大宦官赵昌的忌恨,被康熙免去官职,关进大狱,直到康熙驾崩,四皇子雍正继位,方才得以自由,宦官赵昌也暴尸街头。雍正死后,新帝乾隆执政,垂垂老矣的佩德里尼请求离京,前去山西寺庙度过残年。

佩德里尼一生有着一次又一次销魂的爱情。在罗马时和公爵夫人偷情,和侯爵小姐私通,受命前往中国的途中,在一位漂亮寡妇的庄园陷入爱河不能自拔,并为她留下了后代。进入中国皇宫之后,又爱上了康熙大臣王道的女儿瑶娘,直到 1730 年,瑶娘死于北京西郊的一次大地震,佩德里尼方才结束他最后的性爱生活。

这是一部法国作家写的传记小说,作者为写此书,辗转法、中两国,考证了大量的传主生平档案和丰富的中国宫廷秘史。文笔传神,写爱情甜蜜醉人,写旅途险象环生,写教派剑拔弩张,写宫廷神秘莫测。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献身基督	(4)
第二章 天涯海角	(75)
第三章 龙的宝座	(176)
第四章 天外有天	(244)

引

言

狄奥多里科·佩德里尼^①站在白云寺的平台上凝眸远望这茫茫世界,北京已是千里之遥。群山峻峭,云雾缭绕,旷野上只见几枝参差不齐的孤树,稀稀落落。他感到寒意袭人。这一身当年曾使他春风得意的官服,再穿下去就成破衣烂衫了。官服的绸子已无光泽,而且断丝累累。三十年前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时穿的那件乌黑的教士长袍,也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熠熠光彩。那么他昔日的荣耀是否也像身上破旧的衣服一样,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而他传奇而风风雨雨的一生,坎坷的经历,是否也如天际掠过的小鸟一样,未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呢?

他本应在亚得里亚海边自己的家乡度过此生,然而此时

① (公元1670—1764),1710年至北京,为朝廷乐师,1764年歿于北京。(引自《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法国费赖之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一版,第384页。)

此刻他却在中国山西的群峰之巅，一个僻陋的地方，为自己将客死他乡而思潮澎湃。早年他曾经历过罗马的辉煌，目睹过教会的奢华，并多么了解教皇不为人知的秘密。后来他远涉重洋，穿越了险象环生的海峡，离别了让他依依留恋的新大陆，闯过了太平洋上的鬼门关，辗转来到中国。他先后为三朝皇帝供过职，为此他曾有机会深入到紫禁城的种种奥秘之中，也曾因为那些背信弃义的恶劣行为而饱受皮肉之苦。他领略过圣职的尊严，也体会过人世间的种种诱惑。他有过爱，而且爱得那样一往情深，如痴如狂，尽管这样做是有违教规的。回想起那一幕幕儿女情长的往事，他至今仍激动不已。这几个女人，每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把她们的生命融入他的生命之中，并最终把他推到了今天他所站在的白云寺的平台上。他此生的酸甜苦辣，究竟是谁一手安排的呢？是那边人们所说的上帝，还是这儿所说的道？然而，他既然一生始终不渝，是上帝还是道，对他来说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世界的另一端是他出生的地方，那儿的人不大可能再想得起他，而这儿，在这中国的腹地，他将销声匿迹，又有谁还会缅怀他？谁还会想起大家都叫的他这个“白大人”？他想，走他这样人生道路的人，会不会在宇宙的某个地方，看到人生不灭的诺言会在他们身上实现呢？但是，等待他的如果真是乌有，尘世如果只是一场皮影戏，那么，不论是他的过失，还是他的美德，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了。

他这光彩熠熠的一生难道不过是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起点，新的一天是否又将开始？除非他像庄子那样，梦见自己化作蝴蝶，他一生所梦见的也就是他佩德里尼自己。

他留给后人的是音乐，这是他最忠实的伙伴，不论什么事

都给他安慰,他也为音乐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只有音乐在他死后长存。远处响起一阵锣声,他终于明白了,世上的事理正是在这看不见的虚无缥缈之中。他和世事浑然一体,同样,他和自己的种种往事也浑然一体。他永远是这么一个长不大的孩童,总希望自己按着键盘演奏管风琴的时候,能够摸到头上的天空。

第

一

章

献身基督

1

“事情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教皇陛下，教会不能再容忍有人如此违反无比神圣的教义！”

伦布洛索红衣主教大声说出了参加克莱芒十一世召集的枢机机会的所有红衣主教心中暗想的话。红衣主教个个都是大红教袍，犹如一朵朵鲜艳的花冠，围在身着白袍，坐在对他而言过于宽大的椅子上的教皇周围。乔瓦尼·阿尔巴尼——现在名叫克莱芒十一世，1700年11月29日当选为教皇的时候，还直为自己长得矮小而感到遗憾，但他为人处事斩钉截铁，从而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作出决定，必须制止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擅自篡改天主教的礼仪。

利玛窦^①之后百余年,去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及他们的信徒都采用了中国当地宗教的一些习俗。例如,他们同中国人一样,也搞起祭祖尊孔的活动,耶稣会教士为他们自己辩解,他们只有顺从当地习俗才能保住他们的地位和捍卫基督教的利益。他们还说,这些习俗没有丝毫宗教意义,完全属于世俗生活领域。

汤若望和南怀仁修正中国历法错误以后,耶稣会教士深得北京朝廷的器重,并且得到自1662年登基统治中国的康熙皇帝的信任。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指责他们过于中国化,请求教皇禁止他们的做法。克莱芒十一世心里很清楚,这名为请求制止,实质上是妒忌。他如果同意,就得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对耶稣会教士过于严厉,有可能危及他们在中国皇帝面前的地位,而且会影响在中国福音布道的一切希望;然而听任他们自作主张地行使圣职,这又是一种危险,引起与之竞争的其他各会派的不满,造成教会又一次分裂。

“福建宗座代牧主教严嘉乐^②大主教的态度很明确,”隆巴迪红衣主教接过话题进一步说,“您的前任英诺森十二世,去考查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实行的礼仪。实际情况同耶稣会教士说的正好相反,那些礼仪完全不是世俗的,恰恰相反,这是中国宗教的主要形式,与基督教信仰纯粹水火不容。1693年他已经禁止耶稣会教士的这些礼仪。耶稣会教士一再否认这

① 原书对来华传教士姓名采用两种写法,第一、第二章采用西名,第三、第四章视情节采用西名或汉名。译文有所变通。狄奥多里科·佩德里尼等少数几个贯穿全书的人物,译名在一般情况下随原书。其余传教士姓名一般采用汉名。汉名不详者用西名,并加注说明。

② 夏尔·梅格罗的汉名,其汉名又作阎当或颜当。

些礼仪的宗教性,是要您收回禁止的一切理由。教皇陛下,我们遇到的是一种异端邪说,您应该命令他们遵循教会的意愿。”

教皇从他的紫色丝绒椅上慢慢站起,凌厉的眼光紧紧盯着隆巴迪那张怒气冲冲的脸,然而隆巴迪连眼都不眨一下。他犹豫不决,一动不动地默默站了片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打断他的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轻轻咳嗽了一下,用温和的声音终于说道:

“您的怒火我能理解,我亲爱的兄弟。看来的确是这样,我们在中国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对罗马教廷的教理掉以轻心,但是也不应过早对他们作出评价,更不应该在既没有实地考察他们说的理由是否确有根据,也没有对他们作任何规劝的时候就匆匆谴责他们。他们也确实对我说过,他们并非接受野蛮人的异端习俗,而只是利用这些习俗谋取当地人,特别是皇帝的欢心,从而处于较好地位来传教布道。您应该承认,从这一点上讲,他们在传教方面还是取得了某种成功。正由于他们的努力,成千异教徒归依基督的信仰,而且在这片不信基督教的土地上建起了百余座教堂。对这样出色的成绩,教会当然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因此教会可以容忍违反教理的习俗?”伦布洛索问道,“这些习俗同纯粹是迷信的异教相差无几。耶稣会教士远离罗马,不顾教会的真实利益而为所欲为,他们已经丧失了理智,把他们拉回正道的时候已经到了。”

中国的礼仪问题同东印度的马拉巴尔人礼仪问题一样,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最终会损害梵蒂冈。克莱芒十一世认识到这种对抗已经危及教皇的权威,这场争论的背后,实际上

是实力雄厚的耶稣会。他们表面上一副顺从的样子，无可挑剔，骨子里却是傲气十足，一心想闹独立。

“我们还应该看到，您在中国皇帝面前的声望，正受到某些对我们不利的势力的威胁。”隆巴迪红衣主教接着说，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份量，说到最后他干脆站了起来。

他精于谈判，又是个令人畏惧的神学家，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首先是为葡萄牙国王的利益而努力，后来表示愿意服从您，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现在他们已被法国人所取代。路易十四为他的六名耶稣会教士远行提供经费，他心里是有打算的，他派他们去既要扩大法国的影响，也要扩展法国的贸易。他们走后十年，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如巴多明、马若瑟等等也都跟着去了，而且成功地在皇帝身边站住了脚。有了这些人，路易十四世就自诩为欧洲与康熙相匹敌的唯一君主。我们不应忘了，法国耶稣会教士进入北京，打的是所谓‘法兰西国王数学家’的旗号！教皇陛下，您认为这些人不会更猖狂地无视教廷吗？”

“他们是怎么笼络人心的？”克莱芒十一世问。

“他们声称，康熙一次发烧，连御医都治不好，他们却给康熙治愈了。”伦布洛索回答。

“所以，皇帝为了表示感谢，允许他们在北京又建了一座教堂。”隆巴迪接着说。

“有此成绩，我们倒是应该感到庆幸。”教皇说，口气中带有某种嘲讽的味道。

耶稣会是教会中的教会，他们依附强权人物，藉此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起他们的帝国。刚才一提到法国国王，在场的

几位红衣主教个个都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向教廷挑起的那场暗斗。路易梦寐以求的是想当大国国君,当年强行任命主教,把神职人员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对他们的收入征税。后来他对教皇的态度转好,寻求教皇在一触即发的法国对英国和荷兰的战争中支持法国。但是,法国教会自主论变幻莫测,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出人意外地爆发,因此还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马上派位特使去北京,”克莱芒十一世宣布道,“命令耶稣会教士回到符合基督教信仰的习俗上来。特使还应告知康熙,耶稣会教士首先要服从的是我们。”

1702年春,罗马教廷传信部的年轻而又富有激情的教士,查理·托马·玛亚尔·图尔农^①被克莱芒十一世选中派往印度,然后再去中国。传信部是隶属于梵蒂冈的一个圣部,为了向不信基督教的国家派遣传教士而于一个世纪前创建。图尔农刚三十四岁,由于他热忱捍卫教皇和教会的利益而被推荐给教皇。两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安塔基亚^②大主教和教皇全权特使。同时又作出决定,为了加强特使团的力量,协助特使同中国皇帝会谈,另有几名传教士将与特使同行。图尔农返回欧洲后,那几名传教士就在当地留下,以加强基督教的力量。半个世纪前由圣樊尚·德·保罗创办的遣使会教士入选的条件最好,于是三名遣使会教士——又称拉扎尔会教士,因为遣使会本部设在巴黎的圣拉扎尔教堂附近,自荐准备出使。

① 汉名多罗。

② 土耳其地名。

就在克莱芒十一世准备接见他们,向他们说明他对他们的希望的时候,多默尼科·里维埃拉红衣主教要求觐见教皇。

“这样岂不更为明智,教皇陛下,如果我们挑选的传教士能被安插到中国皇帝身边,而他也愿意为皇帝效力,能以其学识和优雅的举止博得皇帝的欢心,这岂不使耶稣会教士的影响转为对我们有利吗?”

“把我们的一个信徒安插到皇帝身边的想法是非常吸引人的,”克莱芒十一世说,“耶稣会教士在那儿已有很长时间,你觉得谁能是这样杰出,可以对他们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呢,我的孩子?我猜测,既然你有如此出色的想法,那就是说你已经想到某个人了。”

“我确实有一个人要向您举荐,叔父。康熙早已表示出他对西方科学有突出的兴趣,数学,天文学和地图绘制术已使他兴奋不已。耶稣会教士改进了中国的历法,测算了日蚀月蚀,他们在朝廷取得了优势地位,在钦天监^①担任重要职务。”

“这是什么机构?”教皇完全被吸引住了,不禁插问。

“这是帝国政府中负责天文事务的国务秘书处。”

“天文学在中国依然属于国家事务,”教皇若有所思地说,“他们真是明智啊……”

里维埃拉红衣主教不禁微微一笑,随后接着说:

“是的,教皇陛下,而且这一机构已被耶稣会教士控制起来了。据我所知,很难在遣使会找到一个可以在这方面同他们相匹敌的人。不过我们有一门艺术他们并不很精通,但是

^① 原书误作“算局”。

皇帝却格外喜爱。”

“什么艺术？”

“音乐。徐日升^①神父是葡萄牙人，担任皇帝的乐师，不过，我知道他不擅长给皇帝排遣忧闷。至于法国人，他们在这方面也不是非常突出。”

“你真了不起，多默尼科。我们果真有人能向皇帝揭示我们音乐的各种各样的精妙之处吗？”

“完全有人。他是一位遣使会教士，非常能干。他不但是音乐家，而且会制作管风琴和羽管键琴。他创作的宗教乐曲和世俗乐曲不但构思巧妙，而且富有情感，我曾多次欣赏过这些美妙的曲子。另外，许多乐器他都演奏得非常出色。我真的认为，如果您吩咐他，他一定是我们在北京忠诚可靠的支持者。当然，对我们忠诚，我可以担保。鉴于他的年龄，他不会只凭一时冲动，也不会半途而废，而且我已看出，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能走上传教的道路。”

“这么一位难得的杰出人才，他叫什么名字？”教皇问。

“狄奥多里科·佩德里尼。”

2

狄奥多里科平生第一次进到梵蒂冈城的核心地区，这是基督信仰的圣地，主宰世界的精神力量的中心。尤里乌斯二

^① 亦作徐日升。